

江城喜见江豚归

大作“江湖文章”，江澄湖碧人水相依

本报记者唐卫彬、廖君、王自宸

江城武汉，因水而生、逐水而建、籍水而兴。水，是武汉最具特色的符号，最核心的竞争力。

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“一围烟浪六十里，几队寒鸥千百雏”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……千百年来，文人骚客在此写下传世名篇，诗句中的大美武汉，水为根，水为魂。

建百里生态廊道、行常年全面禁渔、推江河湖综合治理……大武汉大作“江湖文章”，把生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，大力度解决好突出环境问题，打造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典范。

从“九龙治水”到“攥指成拳”，改“先污后治”为“生态优先”，变“人水相争”为“人水相依”。一座滨水生态绿城正“浮出”水面。

因水而生

“这个盘龙城，就是几千年前的武汉市政府。”在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市民祁先生形象地向9岁的儿子解释着武汉“城市之根”。

沥沥细雨中抬头远眺，盘龙城宫城遗址依稀可辨。犹存的城墙和基址无言地叙说着沧海桑田，让人不禁浮想起这座远古城市曾经的辉煌与繁华。

位于府河北岸三面环水的盘龙城遗址，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、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代前期城址，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。

当年的盘龙城便是“九省通衢”。据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、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介绍，盘龙城周边就是长江、汉江和四通八达的河湖水网，其地理位置便于连接中原、辐射四方，鼎盛时期的盘龙城应该控制了长江中游甚至更加广阔的地区。

武汉核心区域城邑的出现始于东汉末年。当时武汉呈现“两府对望”形态。江北先后称曲阳县、沌阳县、汉津县、汉阳县，江南先后称汝南县、江夏县。自汉以降经南北朝至元、明，武汉成为水陆交通枢纽，商贾辐辏。

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至明代成化年间，由汉阳龟山之南入江的汉江主道改由山北入江，由此而形成汉口新镇，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。明末清初，汉口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，与北京、苏州、佛山并称“天下四聚”，又与朱仙镇、景德镇、佛山同称天下“四大名镇”，成为“楚中第一繁盛处”。

晚清时期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里推行新政、创办实业、兴修铁路，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。汉口开埠后，武汉码头的发展进入“大江经济时代”，武汉一跃而为雄踞长江中游的商埠，享有“东方芝加哥”的声誉。

水，持续滋养着这座城市。统计显示，武汉境内水域面积2117.6平方公里，占国土面积近四分之一。长江、汉江穿城而过，列入保护目录的湖泊有166个，长度5千米以上的河流有165条。武汉是一座“漂浮”在水上的城市，它的发展与水息息相关。

丰富的水资源禀赋持续形塑着武汉的城市形态、城市生活和城市产业。翻开武汉地图，与水相关的地名跃然纸上：水果湖、三眼桥、卓刀泉、武泰闸……远古的云梦大泽，如今已是一栋栋高楼，现在带有“湖”“桥”等字眼的地方，几乎都曾在水里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千百年来，武汉人也形成了水一样的品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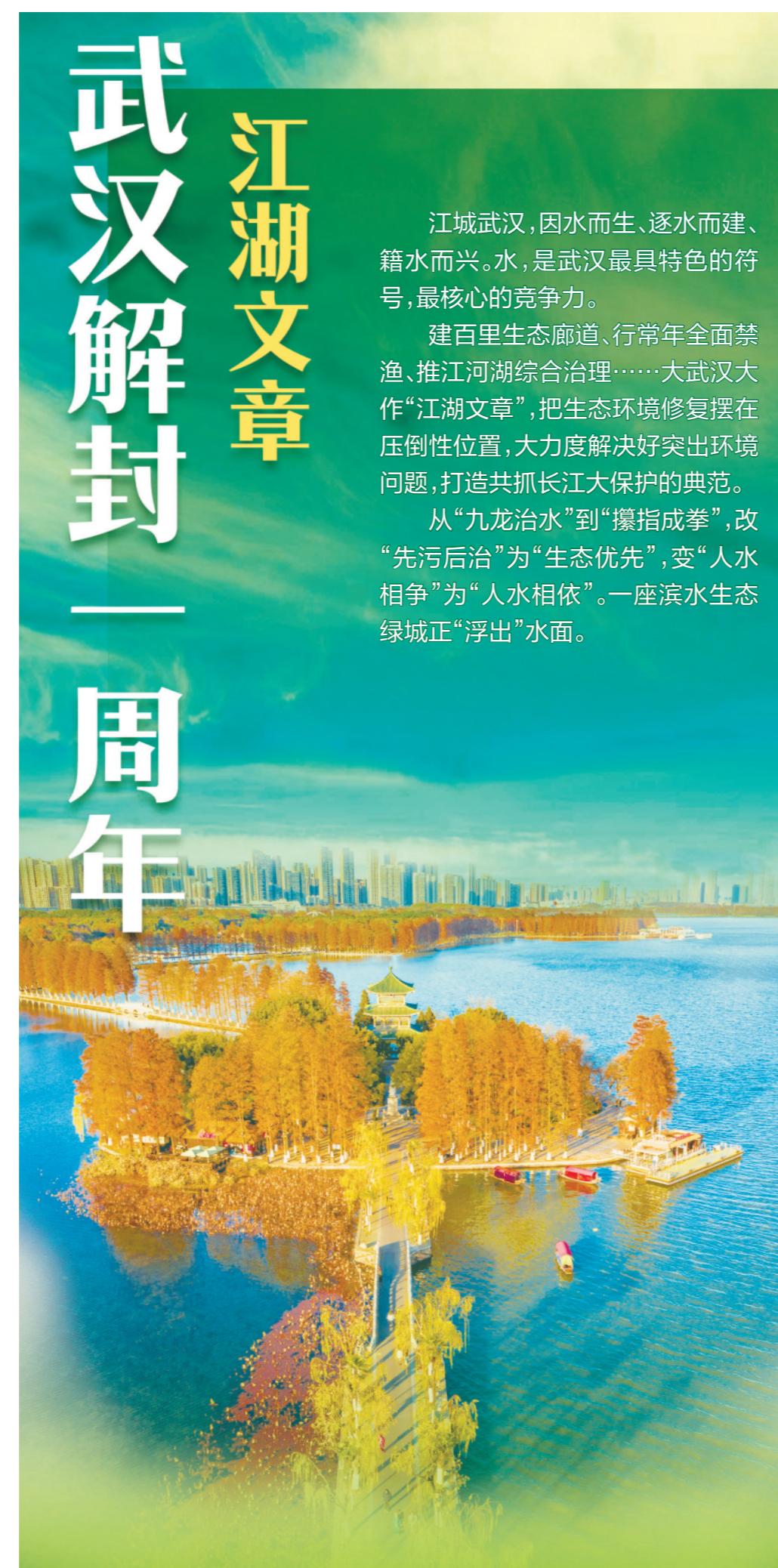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片丰水之地，赋予了武汉人灵活的处世态度、开阔的胸襟情怀。”黄鹤文化奖获得者李晓说，水虽柔软，却也遇强则强。这在武汉人“不服周”的性格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历史上的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足以证明这一点。延续至近代，武昌首义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，“敢为天下先”的“首义精神”从此牢植根于武汉人民的信念当中。

重塑岸线

“当、当、当。”在汉口江滩，黄包车铃声叮当作响。穿梭卖报的小童、卖力吆喝的小贩、提皮箱戴礼帽的绅士、匆忙赶路的旗袍淑女……复古的风格，让人感到一瞬间穿越回百年以前。

这是漂移式多维体验剧《知音号》的表演现场，这部实景大剧以长江文化为背景，取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汉。与传统戏剧表现方式不同，《知音号》不分观众区和表演区，游客登上《知音号》后，就成为表演的一部分，因而可以在“穿越”中真切体会到百年前的武汉风情。

独特的“两江四岸”城市格局，造就了武汉这座天然“码头”。诗词中的武汉，“二十里长街八码头”“十里帆樯依市立，万家灯火彻霄明”，诗人不是“送别”便是“晓泊”，人流、物



流、信息流在码头集散，“来如行云，去如流水”，造就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。

“码头多了很繁华，但布局杂乱影响市容，汛期也危险。”今年68岁的家住汉正街的周先生告诉记者，从武汉关至集家嘴这一带，过去有数十个码头，人来车往，上下货物、维修设备，几乎昼夜不停。1998年特大洪水时，长江、汉江交汇的南岸嘴千余户居民、数十家企业以及多个码头被淹，损失很大。

武汉市副市长刘子清介绍，历史上，“两江四岸”老旧码头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但随着城市发展，这些码头的存在不仅侵占了宝贵的岸线资源，影响了城市滨江景观，阻碍了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新城的建设，更对长江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。

从2016年开始，武汉在全市开展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，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区103个港口码头和189艘趸船纳入整治范围。优化调整完成后，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区码头数量减少61.2%，趸船数量减少63.5%，腾退出数百公里的两江岸线。

腾退出的长江、汉江岸线上，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迅速展开，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如火如荼。记者在二七长江大桥附近青山江滩看到，曾经脏乱的岸滩，如今已是城市绿道，多个绿色景观点缀其间，依据不同水位而建的不同高程的滩地广场上，人们或休闲娱乐或漫步观景，十分惬意。

武汉市水务局河道堤防处负责人涂金花介绍，高标准规划建设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，是为了让自然、城市与人之间形成亲善如水般的关系，让老百姓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。依据不同规划定位，汉口江滩、武昌江滩、

江城武汉，因水而生、逐水而建、籍水而兴。水，是武汉最具特色的符号，最核心的竞争力。

建百里生态廊道、行常年全面禁渔、推江河湖综合治理……大武汉大作“江湖文章”，把生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，大力度解决好突出环境问题，打造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典范。

从“九龙治水”到“攥指成拳”，改“先污后治”为“生态优先”，变“人水相争”为“人水相依”。一座滨水生态绿城正“浮出”水面。

域阶段性禁渔和增殖放流均未阻止渔业资源进入“快速衰退期”。多种鱼类灭绝，水生生物资源不断恶化，长江水生生态环境保护已进入存亡的“危急关头”。他们建议，改阶段性休渔为全面休渔十年，“抢救性保护”我国最大的水生生物资源库，恢复长江生态。

相关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，江城武汉也迅速行动起来。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王文高介绍，从2020年7月1日0时起，武汉对长江武汉段及汉江武汉段实施暂定十年的常年禁捕，千余名持证渔船渔民退出“江湖”。

渔船、网具、船证都已经收了，拿到了近12万元的补偿款。每月还有几百块退捕生活补贴，现在当护渔民，每月还有2000多元的工资。”王文高告诉记者，过去打鱼只是为了“小家”，现在护渔则是为了“大家”，这份新职业让他觉得成就感十足。

渔民上了岸，长江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正在“回家”。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介绍，2020年10月下旬以来，他们在长江武汉段开展长江江豚科学考察，结果显示，武汉白沙洲正形成稳定的长江江豚群体栖息水域。

为了让长江江豚更好回归江城，2020年11月，武汉市出台方案，提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、长江江豚出没监视监测、船舶航行限速试点、建立武汉长江江豚繁育保种技术中心等多措并举，加速推进长江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。

“禁渔之后，武汉水产品供应十分充足，市民吃鱼不受影响。”王文高透露，近几年，武汉市加快渔业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，通过长江名优特色经济鱼类养殖试验与示范推广、高效设施渔业示范项目建设、农村水产电商发展等，确保市场供应和渔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。目前，武汉市已建成省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5万余亩，稻虾综合种养面积达23万亩，水产品产量达42.7万吨。

慢调细养

碧波万顷，风和日丽。在东湖的子湖郭郑湖鹅咀示范区，一片面积达2.6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吸引众多游客围观。只见在阳光映射下，湖面波光粼粼，湖中水草摇曳，鱼虾在水草间纵情穿梭，水下世界绚烂多姿。

谁曾想到，湖泊蓝线水域面积33.63平方公里，有着“全国最大城中湖”之称的东湖曾因城市急速扩张中的填湖造楼、污水直排，水质一度下降至V类到劣V类。

东湖的环境恶化引起武汉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。在系统谋划之下，东湖实施水岸同治，水上岸上、污水雨水、形态生态一并抓。

从源头上截污，东湖雨水汇水区域的雨污分流、混错接点改造加快推进；给污水出路，北湖污水处理厂、东湖深隧等系统工程快马加鞭；让东湖“慢调细养”，水生态修复从未间断……

一系列举措成效初显，2020年1至6月，东湖整体水质持续保持Ⅲ类，为近四十年来最好水平。当年11月，武汉东湖高分通过全国示范河湖建设国家验收，位列全国首批示范河湖，成为入选河湖中唯一一座城中湖。

拥有166个湖泊的武汉，湖泊水面面积达867平方公里，东湖、梁子湖等148个重要湖泊被列入湖北省湖泊保护名录。“百湖之城”不仅是武汉的名号，更是当地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。

为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，武汉先后颁布实施《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》《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》《武汉市湖泊整治管理办法》《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》，为加强湖泊保护立下“规矩”。

坚持实施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，统筹岸上岸下、入湖出湖、点面内源，推动湖泊治理“单一水体”治理模式向“水岸陆一体”系统治理模式转变。

武汉市水务局湖泊处处长徐照彪说，武汉还创新为每个湖泊制定“身份证”，明确湖泊类别。根据规划，相关部门在掌握湖泊面积基础上，明确湖泊水域蓝线、环湖绿化绿线、湖泊周边建筑控制线范围，并根据湖泊的分布、水系、功能、水质等情况，将湖泊分为城市调蓄型、郊野型、生态保育型三类湖泊，制定“一湖一策”，进行科学治理。

水域面积7.67平方公里的南湖，此前因无序开发，导致水质下降，一度成为“先污染后治”的反面案例。

按照“一湖一策”治理方式，武汉市对南湖沿线开展排查，共摸清212个排口现状，查出193处管网混错接点，全面摸清并形成了流域管网“一张图”。同时，按照目标化考核、项目化建设、周报化督查、全程化管理、动

态化监控的方式实施“挂图作战”。如今，南湖摘掉劣V类的“帽子”，再现碧波荡漾、飞鸟群集的美景。

武汉市水务局发布的《2020年武汉市水资源公报》显示，2020年，全市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湖泊面积占监测湖泊总面积的42.7%。与2019年相比，62个湖泊水质好转，94个湖泊水质保持稳定。经过综合施策，全市劣V类湖泊数量由2019年的30个减少为2020年的6个。

人人发力

“守护江城的河和湖，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3月23日，在汉口江滩的民间河湖长驿站，在校研究生邱天赐前来竞聘成为鲁湖民间湖长。从小在金水河边长大的他，对江河有着深厚感情，此次竞聘鲁湖民间湖长，他计划组建爱湖护河宣讲团，带领更多同学一起加入到宣传和保护河湖的队伍中来。

在江城武汉，像邱天赐这样志愿保护河湖的市民还有很多。

马陟是武汉“爱我百湖”志愿者协会会长，2010年以来带领武汉“爱我百湖”志愿者协会从事保护河湖志愿活动。

从2015年起，“爱我百湖”志愿者协会开始在全市公开招聘民间湖长，2017年为全市166个湖泊征集民间湖长。2018年至2020年，受市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水务局）委托，“爱我百湖”连续三年在全市范围内为武汉市的市级重点河湖征集“民间河湖长”，并负责组织开展志愿巡河湖活动和第三方调查。

因在保护河湖工作中贡献突出，2020年10月，在水利部、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主办的“寻找最美河湖卫士”活动中，马陟被授予“全国民间河湖卫士”称号。

“以协会为平台，‘爱我百湖’团队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连接政府、企业与公众共同参与水环境治理管护的发展路径，吸引了最广大的民间力量加入进来。”武汉市水务局河湖长办公室负责人曾玉红评价说。

保护水环境，仅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，更需民间力量参与。

据悉，武汉市自2018年推行官方河湖长、民间河湖长、数据河湖长“三长联动”机制以来，民间河湖长成为河湖保护的重要力量。仅2020年度，受聘的市级民间河湖长就巡查河湖200多次，3000多人次积极参与，巡护河湖里程5000余公里，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了一系列河湖治理保护问题。

保护一城碧水，需要人人参与、代代相传。

“作为一名少先队员，我们牢记红领巾的责任，用自己的行动呵护一方清湖，造福一城幸福。”3月24日，正值“中国水周”，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七（8）班全体学生在莲花湖畔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。同学们宣读生态文明倡议书，表示要争当爱湖护湖的“小湖长”。

曾玉红表示，为更好发挥民间河湖长互动管护效能，武汉市水务部门将坚持“开门治水”，广泛聘请公益组织、企业、学校、家庭、群众等社会力量担任民间河湖长，扩大河湖治理管护社会参与面，构建以民间河湖长为主体的监督参与体系。

勠力同心守江湖，水清岸绿谱新篇。近期，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0年监测数据，实施长江大保护以来，从长江武汉段白洋山出境的长江水质已连续两年保持在Ⅱ类，优于国家考核要求的Ⅲ类水质。这意味着近年来长江干流武汉段水质持续改善，达到20年来最优水平。

一城净水、两江画廊、三镇灵秀。一幅“江湖相济、湖网相连、人水相依”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根据规划，到2035年，武汉将实现江河安澜、供水顺畅、江湖相济、水网相连的健康河湖水网格局，所有江河湖库水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保护，基本实现水务现代化。



2020年12月31日，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“十年禁渔”全面启动仪式现场，渔政执法船队从长江武汉段江面驶过。

本报记者程敏摄